

10.02

12 7

丰县文史资料

第八辑

89



丰县文史资料

第八期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江苏省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八九年四月

封面题字 侯桂堂

封面设计 刘德文

王家峰

篆 刻 侯传曾

丰县文史资料

第八辑

印刷：2500册

工本费：1.86元

丰县印刷厂印

一九八九年四月印

责任编辑：

郁觉明

张礼言

王文峰

杨化民

目 录

海 外 史 料

丰县与我.....	王公琦 (1)
-----------	---------

人 物 春

丰县武术名师邱邦杰.....	杨化民整理 (17)
清末知县蒋念熙.....	李继寿调查、戴启玉整理 (31)
柳子戏名演员杨厚善.....	邓贞兰 (38)
杨厚善的戏曲生涯及生活轶事.....	李文启 (42)
和李贞乾先生在一起的日子里.....	陈学义 (46)

战 争 风 云

抗战期间湖西地区部队供应情况.....	王耀华 (51)
怀念七位殉难的英雄.....	吕锦亚、侯传曾 (57)
截擒汉奸区长孙家胜.....	杜清荣口述、李修华整理 (60)
血战大刘集.....	薛安宪 (62)

文 化 教 育

丰县私立职业中学简介.....	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(64)
漫谈解放前丰县的私塾.....	郭右铭 (68)

体 育 卫 生

丰县民间的传统体育.....	安在峰 (72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丰县传染病、地方病的防治工作……………渠敬文（77）

经 济 工 商

解放前、丰县市面上流通的货币……………杨化民（96）

中国钱币之最……………杨秋心（103）

民国时期丰县工商业概况……………杨秋心、杨化民（105）

地 方 史 迹

刘邦的家世及其坟墓……………张礼官（121）

昔日的丰县公园……………杨化民（124）

宗 教 帮 会

安清帮组织及其在丰始末……………杨化民（128）

基督教在杨口……………郭兆信（132）

乡 土 风 情

丰县的城隍庙和城隍爷……………杨化民（136）

三姓林……………薛安宪、丁时方（141）

和事楼的来历……………黄佑芹、刘永福（143）

葛巴草集的村名从何而来……………吕锦亚（145）

牛聚寺的由来……………魏继承（146）

日 记 选 摘

张尔珏同志解放战争日记选摘……………（150）

黄体润日记选摘……………（167）

读者●作者●编者

来信选登.....	(181)
编后语.....	(183)
第七辑勘误表.....	(185)

丰县与我

王公珣



一、开 场 白

我是江苏省东北角的连云港市人氏，和江苏省西北角的丰县，本无关联，但在我一生的旅程中，却和丰县结下了很深刻也很重要“缘”。客中回首，缅怀往事，略加敷衍，权当说梦。

丰县和我的关系，可分做四个阶段。第一，是“学生时期”；第二，是“丰县党务特派员时期”；第三，是“在丰亡命时期”；第四，是“丰县县长时期”。这四个时期，都在我青年阶段，对我个人来说，在一生的旅程中怎能不算是深刻而重要？另在这段叙述之后，再附一点“结论”，算作收场。

有些朋友或军政界人氏，认为我是徐西人，并遂指我是丰县人，有时我会说明，有时也便默认。如以前山东宿将于学忠见我时便说：你家乡丰县如何如何，我只好唯唯，不必加以分辨，然于此倒可反映出丰县和我个人的关系不比寻常

了。

现在且按以上四个阶段，依次说明我和丰县的略情，惟“县长时期”，说来话长，在此略提，他日有暇，当再补述一二，以就正于丰县父老兄弟之前。

二、学 生 时 期

我在童年，只在自家所设立的初级小学读过几年书，因为那时的家乡，海港尚未兴筑，陇海铁路也未通到，只是海边一个渔村，并无高级小学的设置。所以仅在家中请位先生补习英文和算术；实际并无投考中等学校的资格。到民国六年（公元一九一七年），我已十五岁，外出升学，既然不能，我父亲和我自己都很著急，便到海州城内打算插入小学六年级，以便拿到一张文凭。然插入即将毕业的一班，校方又以“格于规定”为辞，无法接纳。因而我便在海州城内外乱转，寻求升学的路径。就在那年冬天，我无意中溜进一个小学校内，见学校的一座教室前坐着八九位先生在那儿晒太阳，心里想：寒假期内，这些先生们为何还留在校内？正在怀疑之际，那些先生们中便有两位向我走过来，问我是否高小毕业，以及是否学过英文、算术；因为问时态度温和，我便据实回答。随后这两位先生又招来一位先生，拿本英文要我读一读，讲一讲，又挑两个算术题要我解答；我虽照办，不无表现一些惊疑。那两位先生也似有些觉察，因向我解释道：“我们是奉令到这儿办省立中学的，暂借此处筹备；马上便布告招生；你的程度不错，可以来报名考一考……”这在不能插入高小的我来说，真是意外的喜讯！后来报名投考，居然被录取，成为省立中学的学生了。我说了这一些是题外的话吗？曰：否！因为那两位要我报名投考的

先生，后来证明，一位是学监（即现在教务主任兼训导主任）蒲锡康先生（曾任南京省立第一中学校长），另一位便是校长丁荫东（名荫若）先生。而这位校长便是丰县人，至于我和丰县发生关系，也该从这时开始。

我进的中学，便是江苏省立第十一中学，我是第一届的学生，并且稍特殊的是春季毕业。这位丁校长沉默而热心，深得学生敬仰。后来渐知他是同盟会会员，老“革命党”，更增加对他敬畏的心理。又同班中，有一位丰县的遑殿卿字干臣的同学，感慨悲歌，气宇轩昂，同学们都另眼相看；和我倒成了挚友。他在中学毕业后，觉得名字叫殿卿和干臣，有些陈腐，便改为剑华或剑花了。这是后话，且不多谈。后来陆续进入这个中学的丰县同学，还有程坤一（后改字厚之）、刘德树（字美周）、丁逢新（字震环，丁校长公子）等，都和我相处莫逆；而我对于丰县的印象，乃益形加深。

临毕业，我们全班到江南旅行时，由遑剑华之介，得在南京和丁校长的女公子少兰相见。那时剑华虽有意撮合，但也仅是相识的朋友而已。

民国十年（一九二一年）后，我到北平读书，又认识了丰县的刘季洪（字寄鸿）先生。那时他在国立师范大学读书，因他聪敏，功课好，尤其那时我学骑脚踏车总是骑不好，骑到街上去，多数会大小闯点祸，看到刘先生能骑车不用手扶，在马路上飘然而过那种闲适情形，不禁深为欣赏；这也是对他倾慕的一种原因。

后来知道季洪先生是少兰的近邻，童年的同学，尤其是姻亲长辈，便在少兰由南京一女师毕业后，由他送到北平考大学（同时送去的还有现在的刘夫人张凤斋女士，那时张凤

斋在徐州三女中刚毕业)随即在刘先生主持下,我和少兰订了婚,并于次年暑假,由刘先生和剑华主持我们在徐州结了婚。这是我和丰县在形式上又多了一层关系了。

然而我和丰县,虽在精神上有种种关联,但实际并不曾接触到。凭我脑海里想象,丰县不但地处偏僻,交通阻塞,尤其虽然出过皇帝,却也滋生土匪,因而我总是视作畏途的。

这样想象中的“畏途”,又怎么样走上去的呢?

三 丰 县 党 务 特 派 员 时 期

假如说:上帝的安排,令我和丰县结了一段不解之缘,总觉不能认为牵强的;其原委且再略加叙述。

民国十六年春夏之交,北伐的革命军,以破竹之势,席卷了长江下游,北洋军阀当然要拚死挣扎,以期挽回劫运;因而在北平有严搜革命党人,加以镇压的妄举。在有一部分革命党人被军阀捕去戮杀之后,我们便警觉地作逃避之计。我那时密与李寿雍(震东)、左仍颜(潞生)、周新楠(仲辰)等五、六同志约定,个别潜至天津一处集合,旋搭轮南去。

到了光复的南京,我便被派到江苏省党部工作。那时党部的常务委员是湘籍刘岳峙先生。决定要向各县派一特派员,负责组织及整理党务。最后独砀山、丰县两县无人前往,致提会延搁。刘常委只是催逼我快快找同志充当。我后来查到徐州籍的王传孔,要他到丰县,我便毛遂自荐地权补砀山的缺,先行发表;候有适当人选,我仍在省党部原职不动。谁知发表后,王传孔偏不去丰县,认为砀山有铁路经过,交通便利,坚持要我把砀山让给他。在这种情形之下,不得已

又请提会更调，终于使丰县特派员的名义落到我头上来了。这样又延搁了一些天，还是找不到人去丰县，最后便弄假成真地由我向省党部辞职，仆仆就道，到那视为畏途的丰县去任职了！

你看这样的曲折，能不算是和丰县原有宿缘吗？

民国十六年的夏秋之间，我由砀山进入丰县境内，这才真正地接触到丰县土地的气息。一入境，到了刘王楼寨休息。这个寨便是季洪先生和少兰的老家住处。父老笑语欢迎，恍如回到自己家乡一样。再由青纱帐中一路平静地到了县城，方知视为畏途的丰县，毫无可畏之处！行而后知，信然。

我的办公处所，设在县政府隔壁，就是后来警察局的地址。从此结识到许多纯洁忠实的同志，“乐莫乐于新相知”，令我的心境有一种新的激动和启示！

那时我把丰县党部组织起来，积极进行工作。党部的人选和工作支配，因为到现在已经是整整五十个年头，不能记忆得十分确实，大概总是包括了王香山（子兰）、黄玉山（体润）、董玉珏、逮剑华以及李式之（乃正）等。另外似有李贞乾，那时是否还有李馥亭和彭世亨参加，更记不清楚了。这个党部是国民党在丰县第一个公开组织。参加这个组织的重要人员都在台湾，如能加以补充，留下一个正确的纪录，也不是没有意义的。

总之，那时我对于这个县党部组织，尚觉满意；而在那种开荒创举时期，各位同志的领导和努力，也已尽到了高度的职责。

在这段时间内，另有一段关于县政的情形，记忆犹新，不妨一提——

那时驻徐州的军事长官是云南的王天培，其番号是第十军，这人后来被军事领袖枪毙，不必多提。那时充任革命后第一任丰县县长的便是由他委派的。

这位县长也是云南人，短小的身材，黄瘦的面孔，添上仁丹式两撇翘翘胡子，再惯用舞台上丑角的动作，令人感到十分滑稽。我后来看到京剧排演的五花洞，那审理真假潘金莲的县太爷胡大炮一出场，便会联想到他，好象他的名字是杨更生，假如现在还活着的话，也该有百岁了。这位县长鸦片瘾很大，可以一面倚着呼呼抽烟，一面照常会客，惟独接见我时，便把烟具藏到床底，并精神抖擞起来接谈。背后还向别人说：“这位年轻的顶委员，不好玩！”别人向我解说：所谓“顶委员”，就是顶凶和顶不讲面子的意思，我听到后，真是既好笑，又好气！可是我又能奈他何？！

想到这位县太爷，还有一种怪癖：他喜欢听呼号告饶的哀鸣。因我的办公室和他住的房子仅有一道短垣分开，“隔墙有耳”，自然听得真切。每晚在十时左右，总是听到一种哀号加鞭笞拍打的声音。而哀号总是：“老爷，饶命吧！下次不敢了！”巡环高叫，有若例行。三四天后，我很诧异，为何天天有人犯过受责？后来据县府差役告知，说是这位县长在吞云吐雾之际，听到鞭笞声和哀号声才觉得过瘾。那些受责的，不但无罪，也许该有赏云云。古人传说中有“逐臭”和“嗜痂”的人，不料这位县太爷的怪癖，又别开生面！

又听到有人说，这位县长在审案子时候，时常会离开座位，急促旋转一下再行坐下，想象中把他涂上一个粉鼻子，不正是演“审头”的汤勤吗？又在判处罚款多少时，要看旁边亲信的打手式示意，毫无顾忌；而讨价还价，更不稀奇。

这样的闹剧，可惜我那时不便挤到观审的群众中去欣赏。然在“官场现形记”中，似还没有这样丑的记载。

我画蛇添足地写了这一段，并无意把这位县老爷列入“畸人传”中，而希望将来上峰要审慎、不要委派令人蔑视的亲民官吏！

四、在丰逃亡时期

好象到丰县任特派员不到一个月，我们北伐的军事情况变化，各方颇见紧张。起初我仍力持镇静，希望好转。及徐州不守的消息传来，便局面全非，形势恶化；直鲁军且将进入县城。因而和党部同志不得不作暂避之计，我曾先到刘王楼寨小住，籍观动静。但这时“望门投止”，确属不易。主人一有难色，知道他怕受牵连，便只好“过门不入”了。想到岳母不会不认这个落难的女婿的。因面潜在岳母家借宿。为安全计，每天黎明便溜出到寨外高粱地内藉“青纱账”隐藏，并由最小的内弟逢源（那时约十岁）送壶水和馍馍充饥。夜里再进寨内。但三天过后，仍有士兵前来搜索。虽然不曾被他们搜索到，但总觉得于人于己都不安全。因而离开岳母家开始流浪。我记得到过华山区大程庄，在程厚之家住了几天。那时厚之还在北京大学读书，程老伯又系初次拜见，惊扰有所不安，遂又到苇子坑王香山兄家中；白天到野外瓜棚里藏匿，入夜再回去休息。那时饭量很大，怕他家被我吃垮了；尤其香山兄也是党人，同是反动方面的目标，何能在他家多所停留？因又到城南蒋沟蒋季坦家作“客”。蒋府比较富裕，吃喝无虞，但树大招风，亦多顾虑。正在惶恐不安之际，一个夜里，香山和剑华突然赶到，他俩说：外面风声很紧，丰县境内恐难掩护，因而决定连夜出走，目标是：越过

大沙河进入沛县境内。

据香山说，沛县城南孔堤口有个旧时同学孔之九，豪侠好义，可供依赖。因而我们走向沛县，也正为此。

时在夏秋之间，流行大瘟疫，死人无算；各家不留生客，我们也不愿进入人家。途中休息住宿，都在农家牛棚中，我们似乎相信，牛棚里虽然气味难闻，却是防疫的好处所；否则我们为什么不染上瘟疫呢？

记得我那时的装扮：剃的和尚头，头皮上还涂上一些泥巴。布衣短裤外，泥腿赤脚。肩上扛着一根向日葵的杆子，挑着比碗口略大一个蓝布包袱。当时我笑着向两个同伴说：“我们三人，象一队叫花子；假如遇到青纱帐内杆子头（即土匪头）请他收留我们入伙，他敢答应吗？”真是的，我们那样的蹩脚象，相信土匪该怕我们，我们不会怕土匪的。

还记得在流亡途中另一种情形。我是在流亡开始时练习赤脚走路的，脚底皮厚，已见有些功夫。可是功夫不到家，还不能“履险为夷”！

众所周知，由丰县到沛县，要经过大沙河。这条河除大雨外，无水时多。河床的积沙上多生茅草，茅草被镰割后，余下尖利的签子，簇在地面，朝天直立。我赤脚走过去，真是上了刀山。记得那次走过大沙河后，两脚脚掌，扎得稀烂，鲜血直流。然那时并不觉得痛，以为流点血权当为国尽职，心灵上到觉平安一些。

到了孔堤口，拜见了以侠义见称的孔之九兄，我又暂做他家的“客”。迄香山、剑华又潜到丰县之后，我又渐感不安，因和之九商议，再为我作“迁地为良”的计划。

那时沛县县长是褚玉璞的干儿子赵×芳。据说是年轻好

玩的公子哥儿，不时在徐州吃喝玩乐，很难得的来沛县一次。因此我便想进入沛县城内，作居停稍久之计。终于由之九介绍到一家杂货店内以工人身份住进去。

这位老板姓司，铜山人，在沛县经营商店有年。他由之九相告，知道我的身份，竟能收容我，已殊可感。但也只能容我在堆货房内住宿而已，其他我也不能要求。彼时因沛县县长既不在城内，又无驻军，且地区不是丰县，所以和之九仍然展开活动，做吸收党员工作。沛县的同志，如丁健之、张荫鲁等，都是那时认识的。后来竟把伪县署内两个科长——一个姓尚、一个姓卜的都说服入党，胆子因而越来越壮，稍后便化名潜入沛县公园小学内代课，收入一元两元买饭吃，居然能安心地过了一段时间。只是时已深秋，夜寒更甚，颇不能耐，堆货房间，又四面透风，益不能支，挣点钱仅够吃饭，哪能再做衣服？只好在小院内夜起跑步取暖。黎明时城门一开，便出南门到汽车路上再行跑步，候太阳一出，好了！在路旁坟墓祭桌上睡上一觉，也就打发过去了。到下午再做点工作，还不妨事。

写到这里，再加上一段插曲，来说明一下人情的温暖和内心歉咎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在沛县的后街上走过去，迎面有个女生看着我，突然问道：“你是王先生吗？为何这个样子？”令我惊讶地不敢回答。但想了一下，知她是我内人的朋友，中央大学的学生，名顾振中，曾由海道回家，经过连云港，由我内人招待她一次，有我在座，只见一面，所以印象不深。她问我住在何处，我也未便隐瞒。她看到我这种狼狈的样子，当然料想到是怎么一回事，没谈两句话，便走过去了。

但到第二天，商店内司老板告诉我，说有位顾老太太一定约我到他家吃顿饭，并把地点留交给我。我心里想，一定是顾振中回家禀明她的母亲，同情“落难的王子”，才这么表示。当以情不可却，即遵命前往。这位顾老太太很开明，对于我的关切，简直是充满一种母爱。她是寡妇，两个女儿都入大学，她赞许我的爱国，怜悯我的处境，劝我要忍耐，并关怀到天寒衣薄……，这一些都令我永远不能忘记。韩信曾报漂母一饭之恩，我在穷途落拓之际，又怎能忘掉这种诚挚的同情？可惜以后我再到沛县登堂拜母时，她已逝世了，想到墓前一祭，也因不知葬于何处作罢。这也是我逃亡时，留上的一点缺憾。

躲在沛县，虽较安定，但无报纸，亦无确息，只听到我革命军退到蚌埠，退江边，和孙传芳部渡长江、攻南京以及“蒋总司令”下野等流言，不知虚实，异常纳闷和焦急。适巧这时香山和剑华也有此感，从丰县乡间赶来和我商量作闯出牢笼，走向南方革命地区之计。

要走向南方，因交通断绝，无法通过：只有先行向北，迂回从海道折而南去才可。因此我们三人，各人分头筹集一点盘费，由沛县一些同志捐赠，计得银洋六元。虽然准备不够充分，也只好走了再说。就这样我和香山、剑华便欣然就道，混入商人队里，步行到山东滕县，准备搭上火车，北去济南。

这种打算本是盲目的冒险，可是那时的心情，却异常地兴奋和愉快。记得往滕县的途中，我们三人曾狂谬的自诩为意大利的建国三杰——玛志尼、喀富尔和加里波的。及今思之，真是羞死、愧死！少年荒唐，如是、如是！